

我们一般都会认为一个地方的人讲一个地方的话，因为地理上的分隔始终是语言差异的最一般的因素，不过几种语言在一个地方并存也是一个事实。索绪尔提出，两种语言可能在同一个地方并存而并不相混，其一原因是新来居民的语言有时会凌驾于土著居民的语言之上，有一个力量占优势的民族入侵引起的原因，也有的是因为殖民，和平渗透，有些还是因游牧部落把他们的语言带到各地而引起。

经常听到有人说江浙沪的方言与日语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其实这种说法并非无道理。吴音在南北朝时期就进入了日本。当时的吴音是江南地区的通行语音，因为古代江南属于吴国，所以这种称为吴音。而江南一带是对外交流的重要港口，很自然的，吴音就随同丝绸和瓷器一起漂洋过海，登上了日本的土地。后来流入日本的汉音和唐音，虽然前者 and 现在的江浙话区别相对较大，但是从声韵调系统来看，比起北方话还是更像苏南浙北上海话。而后者基本和现代江浙话差不多，出处是吴语和少量江淮官话。

索绪尔提出，随着文化的发展，人们的交际日益频繁，他们会通过某种默契选出一种现存的方言使成为整个民族有关的一切事务的传达工具，选出的方言会因为被掺杂一些其他地区的方言成分而变得越来越混杂，但不至于因此失去它原有的特性。就像我们现在说的普通话，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官话为基础方言，但北京话也并未因此失去它的特色。大部分中国人都既能说普通话，又能说自己当地的方言。

3、地理差异的原因

索绪尔指出时间是产生地理语言差异的主要原因，实际上，语言的分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地理差异只是一般现象的次要方面。亲属语言的统一性只有在时间上才能找到。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经历了千年变迁，历史上有六朝古都之称。而南京方言也经历了历史的变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南京方言目前属于北方方言下的江淮次方言，然而根据史料记载南京话在魏晋时期以及魏晋以前都是隶属于吴方言的。六朝前期南京话属吴方言，但永嘉之乱以来，北方人民争相南逃避乱，随着大量北方人的涌入，北方官话开始在建康流行，随后隋唐、宋、金、元时期南京方言进一步向北方方言靠拢，明清时期南京方言结构有所变动，最终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和战争因素，南京方言已然逐渐地脱离了吴方言像北方方言靠拢。

另外索绪尔提到每一个创新都是在一定的地区，在分明的区域内完成的，通常情况下我们看到，变化只影响到一部分地区，每个方言事实都有它的特殊区域。拿浙江举例，浙江方言分布的情况较为复杂，境内存在吴语（包括徽语），闽语，客家语，官话，蛮话，赣语等不同的汉语方言。不仅每个区域之间使用的方言不同，一个区域内人使用的方言也会有差异，温州话就可以根据其区域粗略地分为纯瓯语区、准瓯语区和半瓯语区三类。

4、语言波浪的传播

索绪尔认为，每个人类集体中都有两种力量同时朝着相反的方向不断起作用：一方面是分离主义的精神，“乡土根性”，另一方面是造成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交际”的力量。“交际”的力量是一个跟“乡土根性”的分解作用相反的统一的法则。在一个比较广大的地区，这两种力量总是同时起作用的，尽管比例大小不同。交际愈是有利于创新，创新达到的区域就愈远；而“乡土根性”的效能就是把某一语言事实保持在它所已达到的界限内，保卫它抗拒外来的竞争，这两种力量发挥效能的结果如何无法预见。

我们知道，方言的发音似乎具有根深蒂固的特性，形成习惯后就很难改变。汉语中有些地方的方言中没有翘舌音 zh,ch,sh 等发音，这些地方的人从小就形成这样的语言习惯，如果让讲这种方言的人有意识地学习正确的发音，他们会觉得很习惯。这些方言的固习发音必然对交际产生不同程度的障碍，阻碍人们相互顺利交流。四川等地，人们不习惯发 n 的音，会把“脑子”发成“老子”等，因此我们会觉得他们 n,l 不分。由于没有发 n 音的习惯，当他们学习有 n 音的英语时，势必会因为本来的语言基础，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他地方的人学习外语也会不同程度地受到自己本来的方言的影响，所以我们都说，要学习标准的外语，就得到英国伦敦等地，将自己置身于标准英语的环境中。

索绪尔也提到要鉴定各种语言间亲属关系的程度，我们必须把地区上的连接和隔离严格地区别开来，两种语言由于它们有共同的过去，会保存着若干可以证明他们的亲属关系的特征，但是由于双方都是独立发展的，一方出现的新特征在另一方是找不到的，除非偶然。就像南京话和苏州话曾经同属吴语，但是因为南京曾成为首都，以及一些战争因素，最后南京话慢慢向北方话靠拢。最后索绪尔指出，两种相毗邻的语言很可能有某种共同的特点，但是在全体中并不构成一组，这两种语言都可能通过另一些特征和各毗邻的语言相联系，比如同是苏州，苏北话和苏南话也有不同，它们都会受到与它们相毗邻的地方的方言的影响

三、结语

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提出的语言学说，是语言学史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对于现代语言学的发展和研究有着深远的意义。他确立了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所必需的特点，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结尾处指出：“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就是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虽然这段结论性的话语在语言学界尚存一些争议，但是它确定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和相应的研究方法。索绪尔对共时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来涌现出的各种学说和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他的这些观点的影响。虽然《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到的例子一般都与欧洲语言和非洲语言有关，但是我们能结合其观点，找到中国语言中与之对应的内容，对我们研究中国语言的发展和变迁有很大的帮助。

浅谈索绪尔《普通语言教程》

——全球化趋势下方言该何去何从

2020 级汉基 1 班何雨晴

在语言学纲要的任课老师的要求和推荐下，在这个周末，我选读了索绪尔的《普通语言教程》。

索绪尔全名弗迪南·德·索绪尔，是瑞士著名作家，语言学家。索绪尔祖籍法国，是后世学者公认的[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基者。同时，索绪尔也是现代语言学之父，从 1907 年始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把[语言学](#)塑造成为一门影响巨大的独立学科。

《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索绪尔的代表作，于 1916 年首次出版。索绪尔中学毕业后，在日内瓦读了一年大学，然后转学到德国，在来比锡大学学习语言学。当时索绪尔的老师古尔替乌斯与新语法派诸语言学家关于语言学问题讨论热烈。他起初完全站在新语法学派一边，在奥斯脱霍夫和雷斯琴指导下从事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工作。索绪尔从 1906 年开始讲授普通语言学。但是并没有把它编写成书。凡有幸听过这门内容充实的课的人都深以为憾。他去世后，他的学生巴利和薛施蔼等根据同学们的笔记和索绪尔的一些手稿及其他材料编辑整理成《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首次把语言和言语区别开来，指出语言学的惟一的研究对象就是语言，而不是各人不同的言语。《普通语言学教程》内容范围非常广泛，包含各种与语言学相关的理论，知识及各种事例，还有索绪尔的认识。尽管该书并不是他生前亲手写定的原著，但比较全面和准确地反映和代表了他关于语言学的观点和理论体系。该书在世界语言学发展过程中不失为一部继往开来的重要著作，对研究和发展中国语言学具有一些启发和指导的作用。

《普通语言学教程》分析了语言和历史、地理等其他多种因素的联系与相互关系，理论和具体实例相结合，并配合图文，向读者阐释作者的观点与认识。这本书对于没有基础的我来说是比较晦涩难懂的，并且这本书涉及多领域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术语表达，但结合相关图文，也算是这本书的一大特色。《普通语言学教程》这本书的具体内容分为绪论，附录，第一编：一般原则，第二编：共时语言学，第三编：历史语言学，第四编：地理语言学，第五编：回顾回顾语言学的问题、结论这七大部分。我选取了其中第四编：地理语言学进行阅读。

第四编主要介绍了语言的地域差异以及其形成的原因。什么是语言？语言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它跟思想有密切关系，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百度百科如是解释道。其实语言的地域差异的产生以及发展，是很容易接受的。当然，在索绪尔看来，方言的自然界限是模糊的。但语言的差异存在却也和自然，时间，历史有莫大的联系。语言本就是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接触着的，而语言的地域差异我们也在接触。来自上海的同学说的是上海话，广东的同学说的是粤语，江苏的同学说的是江淮话，外省的同学通常也听不懂别的方言。我们对这种现象习以为常并且觉得没有什么不对。语言是用于沟通、日常交流的工具，语言最大的作用便是传递信息。而地势复杂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地区相隔的情况，在生产力和生产工具都很落后，不甚发达的社会，地区的阻隔，便阻隔了信息交流的必要性。所以语言的形成是呈区块性的，而声音和语素的复杂性又注定了不会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产生同一种语言，所以语言产生的地域差异也是无法避免的。同时，在技术和工具都落后的情况下，语言这种抽象的东西更多的是以口耳相传的方式继承发展。这也就表明，就算随着疆域的扩大或者不同区域的交流荣获，短时间内是不能统一语言，或者学习别的语言。一个地区

更多地是接收自己原有语言的基础上，再次发展。直至今日，我们会有全球通用语言，也会有全国通用语言，但仍然会有各种各样方言、语种的存在和发展。

不过更有趣的是，索绪尔在“地理语言学”这一编里，最后提到“语言的波浪传播”。索绪尔认为语言事实的传播受分立主义的精神“乡土根性”和人与人之间“交际”的力量两种向着相反方向起作用的力量的影响。这两种力量都同时起着相反的两种作用。“交际”的力量可以促成语言的统一，更好地发挥语言的作用，但同时“交际”的力量也会促成某种语言的消亡。“乡土根性”会阻碍语言的创新，却可以更大程度保存多种语言的传承。这个观点对当代语言的传承和发展也有很大借鉴。随着语言的全国化和全球化，有很多小群体的语言和方言在逐渐走向消亡。会有人觉得这是文化的损失，也会有人觉得这是历史合理的淘汰，没有人使用的语言，本就该消失。目前全球一共有 7000 多种语言，但只有 200 种以书面语和口语兼有的形式存在。

在我看来，一种语言的消亡，往往代表着它背后那一种文化的消亡。著名的语言学家肯黑尔在语言和文化的观点上分享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文化烙印在语言当中，如果语言消失了，一部分文化也会消失。首先，我认为语言的运用是身份认同和文化了解的开始。语言对人的影响总是潜移默化的，只有学会一种语言，才能真正理解和感受一种文化习俗。另一方面，语言是交流和沟通的工具，只有运用一种语言，才能和一个族群交流，真正融入一个群体。另一方面，语言的传承也是历史的延续，索绪尔也提及，语言的差异有一原因是时间。但这从另一方面来说，语言也见证了历史的发展，相辅相成。所以，不同语言的传承是一个整体的过程，正如“乡土根性”，语言所传承着的，是人、文化、历史和这乡土上的一切。但另一方面，当今世界走向全球化，一体化，如果语言不统一，这将会是个极大的难关。统一语言不仅仅是多学一门语言而已。掌握一门语言和运用一门语言，必定是要学习它背后的历史文化的，这不可避免地会与自己地本土文化相冲突。在碰撞下有可能会有创新，但也会有妥协，一种语言向另一种语言屈服妥协，这也会失去一些鲜明的特色。并且，为了与这个社会相适应，或者培养出相符合要求的人才，家长会越来越早的培养孩子在另一语言上的能力，在一个判断能力还未成长健全，更多的是接收的阶段，这些虞宇会侵占本土语言的位置，继而取代本土文化，就这样代代发展，最终必将本土文化走向灭亡。但现代文明的发展，是需要全世界的交流与合作的，通用语言的使用不可避免，不管这个通用语言选取的是哪个民族国家的语言。所以，在全球化的趋势下，语言和方言的发展与传承与发展该如何取舍，是个不可忽视的大问题。

当然，回到语言的地域差异问题。索绪尔认为时间是打倒一切的因素，语言的分化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当然，在我的浅显认识里，仍然觉得地理因素较时间因素更为重要。索绪尔是将一个整体下的语言分为若干区域差异化发展，在此之前，我的认识更接近于本就不同区域的语言同时发展，后或构成整体。当然，如果时间是地理差异的重要原因的话，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即使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完全统一使用一种通用语言，但这种“统一”也会分化发展，再次走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为“通用语言”的普及，本就是存在时间差的问题，我们将这个语言“种子”从地球的一边传播到另一边，显然，最后的结果仍是会出现“方言”。不过这种方言是带有“亲属性质”的方言。所以，在这种前提下，方言是无法避免的，只不过我们将现有的差异变成了另一种联系更紧密的“亲属差异”。那如果在这种假定下，我们的全球化，通用语言的使用是可能实现的吗？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追赶得上语言系统的更新速度吗？但我们追赶的同时，语言也在发展。除非全球每个地方同时开始，否则时间差异就会永远存在，语言差异也会永远存在，推用同一语言只能摧毁现有语言，却不能摧毁现有差异事实。如果在时间差异的基础下，会一直存在差异，那普及通用语言和追寻全球化是有意义的吗？或者说是可实现的吗？

《普通语言学教程》我还只选读了其中一编，并且由于自己水平能力的影响，无法完全

理解索绪尔先生的意思。以上的言论许多也是我对这本书断章取义的理解,但不可否认的是,《普通语言学教程》不仅对语言学的专业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对当语言文化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启迪作用。

语言学初探

——《普通语言学教程》读书报告

2020 级汉基 1 班李嘉杰

阅读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说实话，需要很大的勇气，其专业性与写作特点往往易使读者进入一种模糊不清的境地；而读后去写一篇像模像样的读书报告更是一件需要极大勇气的事——这不仅考验着你阅读的用心程度，更考验着你独立思考与进行辩证批判的能力。

为了从整体上把握全书内容，我选择从“绪论”开始阅读。绪论共有七个章节，各章节间相互补充说明，共同构建出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概貌，毫不夸张地说，这不到五十页的绪论简直可被称为“教程中的教程”，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篇幅虽简但内容详实。

虽然绪论部分精彩万分，但因为是外文译作与欠妥的章节编排，带有独特“翻译味”与专业难度的内容并不易被人理解与把握。在绪论中，“语言学的对象”被安排在第三章，“语言的内部要素与外部要素”被安排在第五章，而“语言学的材料与任务”同“语言学与毗邻科学的关系”却被安排到了较前的第二章，这对了解语言学理论的概况是很不利的。因为要了解一门科学，头等大事就是要搞清楚其研究对象，然后我们才能围绕着这一主题进而确定影响因素、研究材料与最终任务等具体内容。这样的安排才符合大众认识事物的特点与规律。因此本读书报告主要是对绪论部分所探讨的问题进行重新调整与叙述，其中还包括许多个人理解与阅读感悟。

第一章“语言学史一瞥”自不必说，书中已有简明完备的叙述。因此，首先要说明的就是“语言学的对象”一章。在本章节中，索绪尔表示，我们难以确切地找到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因为对于同一种言语活动，我们总能从不同角度进行观察与解读，并且我们都能从中发现许多语言现象的“二重性”，如“音响现象”与“发音器官”、“声音”与“观念”、“个人”与“社会”同“现行制度”与“过去产物”……由于解读的多方面性与语言现象的二重性，语言学的对象总像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离奇古怪、彼此毫无关联的东西”。我们仿佛置身于迷雾中，看不清语言学研究的确切而完整的对象。于是索绪尔便说：“要解决这一切困难只有一个办法：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作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即把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这样的想法是十分合理的，因为对于日常纷繁的言语活动来说，抓住其中任何一个因素进行研究都会显得片面且笼统，只有一开始就抓住“语言”这一整体，才能使研究有一个确切方向。

那么，“语言”又是什么呢？“语言”何德何能得以成为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成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呢？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要先弄清“语言”与“言语”同“语言”与“言语活动”间的关系。

我们每天都要讲话、与人沟通，就在这你来我往的交际中，我们便创造出了许许多多的言语。言语，实际上是我们个人运用语言这一工具进行交际的过程与结果，所以它是个人的，具有相对的运动状态。从历史上看，言语的事实总是在语言之前。人类在日常的言语行为中联结观念和词语形象，并且也是在不断地听

别人说话，经过无数次的经验后，我们的脑子才依靠着这些言语行为储存下语言的“印迹”，也就是说，言语为语言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另外，正是在观念与事物的不断联结中，在语言“印迹”于社会大众脑海里的不断积累中，语言才得以从五花八门的具体言语中提炼出来，洗退个性的痕迹，成为社会的交际工具。因此，我们得出以下结论：语言储存于个人的意志之外，不为任何人所独有，它是社会的，具有相对静止的状态。个人说的具体言语极有可能受到个体文化水平、知识结构与思维模式等因素的影响，从而涌现出许多生僻怪异的表达，这样极具个性的私人表达难以被社会接受，也无法顺利实现其交际功能。而语言相当于大众言语的最大“交集”，每个人在交际中，必须使用从大众的日常言语中提炼形成并为大众所认可的工具——语言——才能进行有效表达。人们运用语言这一工具编织各式各样的言语进行实际交流，这些言语都不会脱出语言大框架的规约，也只有使用社会公认的语言，才能使个人的言语为大众所理解。因此语言又是言语的工具。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言语是语言形成的基础，语言是言语的工具，两者紧密相连且互为前提，要用同一个观点把言语与语言联合起来是不可能的。

紧接着我们来看“语言”和“言语活动”的关系。言语活动是多方面的，它同时跨着物理、生理和心理几个领域。以甲乙二人的言语活动为例，当甲想要说出某些东西时，他的脑海里先是有有一个概念和语言符号相结合，再引起一个相应的音响形象，这是一个心理过程。接着是一个生理过程，脑子将与音响形象有相互关系的冲动传递给发音器官。最后甲发出声波，声波通过空气传到乙的耳中，这一过程是一个物理过程。随后，乙又以相反的程序进行着信息的接收、传递与理解，这样就构成了言语活动的主要部分。言语活动多方面、性质复杂与跨多个领域的特点使得语言学研究抓不住主体与主要内容，因此不能成为研究对象。相反，语言只是言语活动中的一个确定且主要的部分，它脱离于细致的心理过程与具体的发音肌肉活动，是“言语机能的社会产物，又是社会集团为了使个人有可能行使这方面技能所采用的一整套必不可少的规约”，所以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与分类的原则，语言学研究以语言为对象要比以言语活动为对象更方便、有效。

这时有人反对了，声称：“言语活动的运用要以人类的天赋机能——心理、生理机能等——为基础，语言应是从属于天赋机能的本能，不该居于它之上，成为研究的对象。”要推翻这样的观点倒也容易，现实生活就给了我们反驳的例证。1979年，印度曾数次发现在兽群中长大的孩子，他们的共同点是都不会说话，即使后来回到人类社会，也只学会了双足行走，始终也掌握不了说话这一技能。这不就很好地表明了语言确实居于人的天赋机能之上吗？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人类构成语言的机能高高地悬挂于言语活动的所需的机能之上，所以它也就最有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在确定好研究对象后，我们就应该将目光放在“语言的内部要素与外部要素”上，了解哪一种因素会影响到语言的系统，哪一种因素才值得语言学研究重点关注。在本章中，索绪尔开宗明义，指出“我们的关于语言的定义是要把一切跟语言的组织、语言的系统无关的东西，简言之，一切我们用‘外部语言学’这个术语所指的东西排除出去的。”这样，语言学者们便知道语言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应围绕语言的内部因素展开。

可是为什么要把外部因素排除出去呢？诚然，语言学家在着手研究言语活动时第一时间想到的往往也是这些外部的因素，因为从历史上看，外部因素对语言面貌的塑造实在是作用巨大，如古代汉语中因阶级而产生了一套完整的敬词系统，

法国占领英国后为英语带来了许多法语词汇，因受美国影响巨大现代日语增加了大量英语词汇……面对这些事实，我们很难像索绪尔说的那样，坚定地将外部因素排除在语言学研究之外。但是再次深入地思考，我们就能发现一个简单的事实——外部因素仅仅是影响着语言的“面貌”，其内部结构与系统却无半分改变。即使是外来借词，在进行语言学研究时，它也要被放入语言的系统中研究。这样一来，外来借词就不再算是外来借词了，它同其它无数土生土长的符号一样，与相关词相联系而存在，相对立而存在。然而这并不是要我们完全无视外部因素研究的作用，实际上外部因素的研究常能为内部因素的研究提供一些独特的见解与启发。以内部因素为重点其实是在告诫着语言学家们：语言是一个系统，一个不可依靠外部因素便能认识内部机构的系统，一个只会从内部引起系统改变的系统。我们可以为这两种观点（外部语言学与内部语言学）创立不同的方法，但着手研究语言还得从内部出发。

在以上叙述中我们知道，语言学研究要针对“语言”展开并关注其内部因素对系统的影响。基于这两点，语言学的研究材料与任务便确定下来了。语言学的材料是由人类言语活动的一切表现构成的，所谓“言语活动的一切表现”就是包括口头讲的与纸上写的，现在记录的与过去记载的，亦即口语材料与书面语材料，二者都属于语言学研究材料的范围。语言学的任务便是以下三点：一、对一切能够得到的语言进行描写并整理它们的历史；二、寻求在一切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三、确定自己的界限和定义。在执行上述任务中，我们又不可避免地遇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语言学与毗邻科学的关系是什么？语言学与毗邻科学有着极亲密的关系，语言学研究的成果能应用到其它科学上，为毗邻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相应的科研资料，而其它科学的成果又向语言学提供不同领域的科研资料，帮助语言学向纵深发展，对语言学的研究起到指导与促进作用。除了对毗邻科学产生的巨大作用，语言学对我们个人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个人了解语言学的相关知识，能够提升自己言语活动的水平，锻炼写作技能。简而言之，语言学能让我们个人的教养与知识得到提高。

到此，我们已经对语言学有了大体的了解。但这并不是尽头，我们也还要对与语言息息相关的文字进行小部分的论述。我们在之前“语言学对象”的论述中说到，值得研究的应是语言本身，可我们的实践是如此吗？并不，我们常常会通过文字来认识与研究语言。虽然文字符号只能表现语言符号，并不能完全代替语言符号进行社会交际，但因书写的词常与口说的词相结合出现，我们便不自觉地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像符号本身一样重要。这样的做法是很危险的，它将文字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我们主动地将文字这一层纱幕笼罩在了眼前清晰的语言符号事实之上，这就使得我们难以在语言研究上得出正确的结论。从根本上说，文字之所以有这种权力凌驾于语言符号之上，是因为词的书写形象比起语音形象来更能让人感觉到永恒与稳固。我们习惯于从永恒不变的事物开始认识这个世界，就像婴孩初学话时，也是先认识学习稳固的实体的名称，再掌握虚词与复杂的概念。同时，词的声音形象在古代不能被很好地捕捉保存下来，一边是直观的文字形象，一边是抽象的语音形式，人们自然而然地把文字与语言联合起来，赋予文字至高无上的威望。另外，文学语言也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我们从学校巩固在日常生活中所习得的语言，教师也便使用教材来指导我们如何运用语言。于是我们便把教材中的文字奉为语言使用的圭臬，给予它无限的尊重。小说与诗词的流行也加强了这一态势，生长于文学世界的我们便容易将文字视为语言本身，从而

遗忘掉世界上存在的大多数语言都还未有文字，遗忘掉语言独立于文字，文字产生于语言的基础之上这一个个事实。

从确定语言学研究对象，到探讨清楚语言学的影响因素与所需材料，最后确定好语言学这一门科学的任务，理清其与毗邻科学的关系。这些就是绪论需按顺序说明的最基础的事实。我自己亲身“重编排”绪论的过程其实也是我加深对语言学这门科学理解的过程。尽管读起来可以说是到了“佞屈聱牙”，一句话要反复察看两三次的程度，但当我真正全身心投入到语言学的世界时，我就获得了愉悦——这一种愉悦不是阅读小说，观看电视节目所能获得的。这种愉悦不是产生于生理与心理上的刺激，而是产生于与作者思维的相互搏斗之中，正是在这思考与论述让我体验到了近似于“辩论”的乐趣，我想除了知识外，这便是我阅读《普通语言学教程》最大的意外之喜。

艰涩但奥妙无穷

——《普通语言学教程》读书报告

2020 级汉基 1 班陈艺丹

《普通语言学教程》【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 第一版

老师说，索绪尔是符号学的重要人物，因此他向我们推荐了索绪尔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本籍法国，生于瑞士日内瓦，是著名语言学家、符号学家、哲学家以及结构主义奠基人，他开创了现代语言学，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是由其门生根据他生前三次讲授本门课程所用的讲义整理、编辑而成。《普通语言学教程》内容范围非常广泛。此书面世将近一百年间，凡欧美各国语言学界所接触到的各种有关原理和方法问题，都逃不出索绪尔的视线。该书比较全面和准确地反映和代表了他关于语言学的观点和欧美语言学的发展趋势。

以下就本人所重点阅读的绪论一章部分印象较深刻的观点进行一些记录和讨论，对我而言《普通语言学教程》是一本阅读起来十分艰涩困难的书，因此报告中众多不足和疑问之处，望得老师多多包涵，指点一二。

一、在第三章《语言学的对象》中，索绪尔希望对语言学研究对象作出明确的划分，以解决长期以来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交叉领域众多、界限模糊、地位不显著的问题。他以法语单词“nu”（赤裸裸的）为例，说：“人们将会按照不同的看法连续找到三四个完全不同的事物，如把它看作一种声音，一个观念的表达，一个跟拉丁语相对应的词等等。”针对一个词的研究包含了语言与声音、概念、其他相似语种的关系，涉及心理学、人类学、规范语法、语文学等几种不同的科学领域，这样复杂、混乱的构成，反映的是当时语言学研究对象不明的情况，而这种混淆的研究状态不利于语言学的发展。一方面不清晰的关系，将会使语言学的研究增添很多不必要的对象，分散语言学家的注意力；一方面使语言学以外学科的研究者将言语活动混淆为他们的研究对象之一，这样有可能导致学术研究的片面性，降低了语言在研究中实际的地位，语言由此被迫成为另一研究方面的从属。即书中所说“执着于每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冒着看不见上述二重性的危险”，因为“语言现象总有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互相对应的，而且其中一个要有另外一个才能有它的价值。”例如一个声音必须要和一个概念根据社会约定俗成的规则结合起来，声音才会有意义，否则我们无法理解声音所代表的含义，语言就会失去它作为社会规则的作用，因为它的交流功能无法体现。所以声音和概念两者不能独立存在，所以作者认为，声音和概念结合起来构成了生理·心理的复合单位。

二、接续上文对研究现状的描述，在第三、四章中，作者首次提出了语言（language）和言语（parole）的概念并将两者做了区分，提出语言研究的对象应该是语言而非言语，语言在言语活动的研究中占首要地位，这一观点也是语言学界的首创。在绪论中，他多次论述这两个概念。

首先他论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